朝鮮人與手機

徐　悅

域外漫筆

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是關於朝鮮手機用戶的報道。據說，現在朝鮮的移動通訊技術發展很快，普及也很快，移動網絡入網人數已達一百萬人，平均每二十四人中就有一人擁有手機。這讓我想起了我在朝鮮時的情況。

三年前，我因留學生事宜入朝，接觸了一些朝鮮人士。就當時而言，朝鮮的移動通訊民用還不是很普及，用手機的人還是很少的。這是一個很神秘的國度，檢查制度很嚴格。攜帶移動通訊設備的，都要經過登記備案。對於入境手機的使用，有很多具體的規定，什麼情況下可以使用，什麼情況下不可以使用，通話時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可以說，都有一定之規。這些規定，無論是用詞還是內容，政治色彩都很濃，對於我這種經歷過毛時代的人，有一種穿越的感覺。

跟朝鮮擁有手機的人士交流，知道朝鮮就是對本國公民，手機的使用管制也是很嚴格的。不像中國，你想擁有幾部手機就擁有幾部，好像沒有任何規定。而且，今天我用這個號碼，明天我不想用了，重新再辦理一個，十分鐘辦妥，非常方便。還有一些品牌，根本不需要任何身份證明，買張卡便有了含一百元話費手機號。對於這些，朝鮮人都睜大眼睛不敢相信，他們普遍的態度就是，這樣混亂，怎麼可以呢？在朝鮮獲得手機號，須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政府要進行資格審查，包括我們說的政審。向主辦部門提交移動設備使用申請表後，須繳納一百多元的辦理費，也就是號碼費，然後就回家等候。等審查通過後，主辦部門會通知你前去付款辦理。這個過程，一般需要二十多天的時間。拿手機時，除了使用說明書，還有使用手機的注意事項，「僅限本人使用」、「不准談論國家機密」、「不能用於非法用途」等被再三強調。

那時，朝鮮手機號都是以「一九一二」開頭的，一九一二這個數字是「偉大領袖金日成」出生的年份，用這個數字開頭，自然是表示對「偉大領袖」的崇敬。當時朝鮮人都知道，一九一二開頭號碼資源用完後，就是一九一二開頭。這是金正日的出生年份。現在，網上說，移動用戶不斷增加，是否已經啓用了以一九一二開頭的號碼了呢？這個我不得而知。

那時，朝鮮人手機的桌面，最多的是金日成、金正日的肖像。現在，最多的一定是金正恩的肖像了。但也有用自然風光的，不過絕對不會有用美女圖片的。這種「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東西」，誰也不敢用，即使心嚮往之，也只能在心裡嚮往。

古代劇情表演第一齣

陸茂清

早在春秋時期，天子已豢養有演員，演員的演出極爲原始，只是隨時以戲謔、調笑的言行逗樂主子。

進入秦漢時期，開始出現了有劇情的演出，開山之作是爲《東海黃公》，請看《辭海》「百戲」條：「古代樂舞、雜技表演的總稱，秦漢時已有，漢代又稱『角抵戲』，包括裝扮人物動物的樂舞，及帶有簡單故事的《東海黃公》等。」

這齣戲取材於民間傳說，表演人與虎鬥的故事：黃公年輕時有降龍伏虎的本領，聽說有兇惡白虎出現在東海後，自告奮勇趕去除害，激烈搏殺中，終因年老酗酒法術失靈，被老虎咬死吞噬。

記錄西漢遺聞軼事的筆記小說《西京雜記》中，載有《東海黃公》的劇情：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爲術能制御蛇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

文中的「厭」，係古代方士的一種巫術，謂能以魔力、咒語等制服人或物。

《西京雜記》中還說：漢朝初年，陝西關中地區已有了《東海黃公》的演出，且流入宮中，漢武帝就曾令宮中演員演出過這一劇目。演員一個演黃公，頭上束髮，身穿大紅色絲織衣，手握赤金刀；另一個演白虎，身披虎皮，張牙舞爪。雙方追逐搏擊許久，以黃公死於虎口告終。

這齣戲在當時具有相當的進步意義，亦即秦皇也好，漢帝也好，都崇信仙術道法，企求長生不老。戲裡的黃公雖稱法力無邊，卻伏虎不成反被虎害，所謂「爲術能制御蛇虎，立興雲霧，坐成山河」純屬欺人之談。

由於《東海黃公》有完整的故事情節，達到了以語言、動作、舞蹈等形式敘事的表演藝術效果，因而被戲曲史專家稱爲「中國戲劇的起源」。《中國戲曲史》中也說：漢代，在民間出現了具有表演成份的「角抵戲」，尤以《東海黃公》爲著。

公園

言止善

如是我見

打量一個城市，與其盯着高樓，不如邁開雙腳到公園去走走。杭州得天獨厚，有「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湖相伴，加上千年以上的人文積澱，所以別的城市難得和其比肩。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深圳，不乏偉岸的建築，但勾留人的還是隔不了幾里路便可以到一個樹木葱蘢環境宜人的公園去休憩。

衆所周知，中國的園林可謂歷史悠久美不勝收，但它們若不是官家的園林就是私家花園，而現在我們生活裡習以爲常的公園是百年前西學東漸之後才有的。公園首先出現在上海租界，由租界管理部門工部局用中外商人稅款創辦，開始中文譯名爲「公家花園」，後來留日學生越來越多，大家才仿照日本稱之爲「公園」。

清王朝滅亡之前，京城並沒有公園。即使發生了辛亥革命，有一段時間頤和園仍屬溥儀私產，直到一九一四年才由遜清皇室售票對外開放，一九二四年政府正式將其闢爲公園。一九二五年，北海也被闢爲公園對外開放。一九二八年，景山也成爲公園。開初的日子，大多數公園都有男女只能分單雙日分別遊園的規定，隨着時代的進步，如此可笑的規定當然只能壽終正寢。

一九七一年二月，首都的北海、景山兩個公園突然被關閉，老百姓通通不明就裡。及至粉碎「四人幫」後，人們才知道，那幾年之間，公園竟成了「四人幫」的私家花園。從公布的材料上，人們可以看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後不久，十月三日江青在景山公園遊玩的照片。還有王洪文的警衛員揭發，王洪文在毛澤東重病期間居然到北海公園悠閒地釣魚。「文革」結束後，到了一九七八年三月，北海和景山才重新成爲民衆的休憩地。爲此，詩人劉征寫了《臨江仙》：「十年不見湖光好，重來恰是新晴。舊時楊柳笑相迎，經寒枝更健，破雪葉還青。歌喉久似冰泉澀，今如春鳥聲聲。我心應勝柳多情，滿湖都是酒，不夠醉春風。」

筆者居住的這個三線城市，近年來一個顯着變化，就是市政部門爲整修公園做了些實事。筆者出家門，在三個不同方向上，用不着走上兩里路，都可以到達一個公園。它們每個都佔地數百畝，除了綠蔭和草地，都有水面，還有兒童遊戲場和健身器械。每日早晨，筆者出門買菜都要從雨湖公園穿行而過。原來的雨湖公園只包括前雨湖，近年來後雨湖周邊道路也被修整，加栽了樹木，加裝了電燈和音響，還新蓋了衛生間，各項都有專人管理。在其中晨練的多爲中老年人。有跑步的，有散步的，有打拳的，有舞劍的，有抽陀螺的，有玩空竹的，有跳廣場舞的，還有引吭高歌的。湖邊的石碑上刻有張緒軍撰寫的《雨湖賦》，最後一段是：「雨湖乃人文之湖，周邊名勝古跡衆多，可懷古抒情；園內詩詞歌賦處處，可品讀勵志。雨湖亦人生之湖，豐富的市井文明，可禪悟人生；完善的遊樂設施，可悠閒洗塵。她以這一湖秋水，一湖秀氣，一湖風韻，而成為蓮城大衆的情人，關愛、滋潤着偉人故里的每一位赤子與賓朋。」

石毛直道的飲食文化視野

蕭欣浩

燈下集

香港人酷愛日本料理，但往往只停留於品味的層面，忽略飲食背後的深遠意義。吃壽司時，誰會想到「板前」是日本廚師的稱謂？又有多少人知道「出前一丁」是「外賣一份」的意思？這些飲和食物，我們時常接觸，但內裡相關的歷史淵源、文化意義，我們都未必眞正了解。石毛直道（いしげ　なおみち，一九三七——）的飲食散文集《日本的餐桌》（ニッポンの食卓——東飲西食，二〇〇六），正好提供這些看似平凡卻容易被忽略的飲食資訊。石毛直道是飲食文化研究的權威，專業是人類學，曾任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館長，他的散文集以配菜、廚房、文化等題材分類，由耕地走到食肆，從收割講到烹調，地域上更從日本出發，探索亞洲，宏觀世界各地的飲食淵源。

日本的食材

筆者曾於沖繩的飲食研討會，與石毛直道有過一面之緣，會議中他以日本爲例，談論飲食文化於民間交流的情況，發表期間對沖繩午餐肉的分析，最能配合會議的地點。石毛直道指二次大戰過後，美軍進駐沖繩，隨物資帶來午餐肉，漸漸午餐肉融入當地，與苦瓜等在地食材配合，演化成特色的沖繩料理。同樣常見於沖繩的番薯，有不同的扎根理由。石毛直道於《地瓜》一文，先尋找沖繩番薯的身世，從原產地中美洲經福建到沖繩，詳述番薯的遷移路線。散文談到，沖繩的農田不利栽種稻米，加上颱風對作物的影響，令沖繩人時常捱餓，因此當種於地下的番薯出現，「很快就成爲沖繩人的主食」。時至今日，番薯已成爲沖繩特產，以雪糕、天婦羅、和果子等方式充斥於當地街頭。

散文集另一篇提到的《河豚》，名聲更響，是日本料理的亮眼之處。河豚有刺身、炸物等食法，但石毛直道認爲，河豚最適合做河豚鍋，他從明治時代的文獻得知，河豚鍋源自九州、四國，近年才於東京流行。河豚鍋的命名也甚有趣味，名稱取意於日語中的「鐵砲」，起名的人以中槍比喻中毒，將兩種即時致命的情況交疊，幽默而貼切。河豚本身也有不同稱謂，東日本的漁市場稱河豚爲「富」，因爲頭獎難中，捕獲罕有的河豚就如中獎一樣。河豚於下關叫作「福」，原因是發音與日語「不幸」相近，乾脆以吉祥的相反義代替，與我們將「豬肝（乾）」喚成「豬膶」的道理相同。

亞洲的鍋物

文化能夠跨越地區，飲食同樣存在流動性。石毛直道於《涮涮鍋》中，考究日本涮涮鍋（sya-bu-sya-bu）來源自中國的涮羊肉，並談及涮羊肉是清朝時從北方的回族流傳開來。受到宗教戒律影響，回族的火鍋棄用豬肉，選取較普遍的羊肉作爲主要材料。飲食文化的轉化交融，並非重複硬套，更多時候是攝取他者的形式，注入本地的靈魂。文中提到涮羊肉傳到日本後，「日本人將吃不慣的羊肉換成牛肉」，其後出現的「涮豬肉」，更是融入當地的平民食法。食材因地制宜，配搭的沾醬亦需要相應調整，從腐乳、蝦油換成芝麻醬、紅葉泥。越洋的食物改頭換面，味道也各顯特色。

台灣石頭火鍋的身分來得更爲複雜，石毛直道指這種鍋物從一九七〇年左右開始於台灣興起，由當時的韓國石鍋料理演變而成。《石頭火鍋》通過對烹調方法與食材配料的詳述，揭示石頭火鍋是韓台風味的混合。烹調時，先於石鍋用麻油爆香洋葱、大蒜、辣椒粉等料頭，再拌炒各式肉類，做法源於韓式石鍋料理。之後配合的是中式用料，加入由豬骨、蝦米等煮成的湯頭，用砂糖、酒、醋等調味，伴以肉丸、魚肉、冬粉等食材。還有旁邊拌入生雞蛋的沾醬，據說是受到日佔時期的壽喜燒所影響，這樣台灣的石頭火鍋又多具一重文化意義。

世界的料理

文化與歷史、宗教相關，衍生出多元的飲食習慣。食材於繽紛的世界舞台，有不同的演繹方法。以蛙爲例，散文集提到法國餐廳有售奶油燉蛙，水田較多的義大行北部也盛行蛙肉料理，做法與法式相近，主要以奶油、白酒烹煮。回到亞洲，中國固然有食蛙的習慣，文中介紹了炸、炒兩種做法，其實還有熬粥、煲湯等用途。鄰近的日本有不少水田，易於捕蛙，但日本人卻不太嗜食。石毛直道翻尋歷史，指食用蛙於大正時代經美國進口日本，本來用作輸往歐洲的食材，但蛙類從養殖池流入當地的池塘、沼澤，成爲戰爭糧荒時人們充飢的食糧。

源由中國的饅頭於各地也形態各異，古時候有餡、無餡的蒸麵團都統稱爲饅頭，及後有餡的喚作包子，無餡的才叫饅頭，《饅頭世界之旅》中提到的中國饅頭就是無餡的一種。石毛直道運用食物的語音，嘗試追尋饅頭的流傳路線，文中指饅頭（mántóu）是於一三九四年從中國傳到日本，現時日本饅頭（manjyun）仍內藏餡料，保留最古意的稱謂。中亞地區的饅頭叫作蒸包（manty），語音相關之餘，同樣依照包餡的初始做法。韓國饅頭（mandu）於十四至十五世紀由中國傳入，外形卻變成餃子狀，還發展出饅頭湯，實質上已是「朝鮮半島版的湯餃」。

《日本的餐桌》談到的不僅僅是日本飲食，還有中國的菜刀、美國的萵苣，以及韓國的辣明太子，文化材料豐富多樣，交織出的飲食場域，應以日文書名的副題「東飲西食」來概括，從東至西，無所不包，具備廣闊的環球面向。細閱文集，跟隨石毛直道的步伐，踏遍世界，嘗到的是跨地美食，開拓的是國際視野。

楠溪江景色（資料圖片）

楠溪江畔品田魚

繆士毅

天南地北

國家級風景名勝區楠溪江，千百年來流淌不息，它像一巨幅山水畫軸，在溫州永嘉縣的大地上鋪展，美不勝收，宋代蘇東坡詩曰：「自言長官如靈運，能使江山似永嘉」。就在這風光旖旎的永嘉縣楠溪江風景區的稻田裡，生長着讓當地人引以自豪，令旅遊大快朵頤的魚類——永嘉田魚。

永嘉田魚，是鯉魚的一個地方性養殖品種，因習慣於稻田中生活，而得名永嘉「田魚」。永嘉縣稻田養魚歷史悠久，據介紹，三國孫權坐天下時，這裡的先輩早就利用稻田養魚了。千百年來，永嘉稻田養殖田魚盛行不衰，如今永嘉田魚從體色上可分爲紅田魚、烏田魚、白田魚和花田魚等，從鱗片上可分爲大鱗田魚和細鱗田魚兩類。永嘉田魚以茗岙、甌渠等地最爲出名。

到國家級風景名勝區楠溪江，不品嘗一下這裡的永嘉田魚，大有「不食田魚空負腹」之感，就像到新疆沒有品味烤羊肉串、到天津沒有品嘗狗不理包子一樣。永嘉田魚肉質肥厚、鮮美，適宜整條或切塊鮮烹。永嘉田魚鮮活品烹製方法多種，但以紅燒爲主，尤其是「紅燒田魚」，早已成爲永嘉楠溪江景區賓館酒店、農家樂的招牌菜。每當客人光臨，主人總喜歡點一道傳統佳餚「紅燒田魚」，讓客人好好品嘗這一當地美味。最令客人稱道的是，這裡的酒店或農家樂房前屋後大多有魚池，客人可自主選幾條鮮活的永嘉田魚，讓廚師爲你烹調。永嘉田魚像鰣魚一樣，烹調時不需刮鱗，只需洗淨去內臟，一經廚師巧手烹製，一道熱氣騰騰的紅燒田魚便端上來，香氣撲鼻，足惹人胃口大開，一嘗爲快。永嘉田魚雖算不上高檔的山珍海味，但客人品嘗紅燒田魚這道菜時，往往覺得吃下來很有滿足感。

永嘉田魚還可加工成田魚乾，其色、香、味俱佳。到楠溪江觀光的客人喜歡買些永嘉田魚乾回去，好讓家人品嘗。一些旅居海外的永嘉人，視永嘉田魚爲思鄉魚，常託人寄些永嘉田魚乾到海外以解饞。對永嘉田魚乾，我更是情有獨鍾。在家裡，我最喜歡用永嘉田魚乾來炒溫洲粉絲，或用永嘉田魚乾燒麵條，那美味只有親自品嘗方可知道。有時候，選幾條田魚乾，再佐以料酒、生薑等，放在電飯煲上蒸熟，用來下酒，也別具風味。

永嘉田魚不僅以其美味，深受人們青睞，還因其體色五彩繽紛，再加之其體似鯉魚、鱗若鰣魚、色如金魚，而被視爲一種理想的觀賞魚。每當水稻收割時，楠溪江景區水田中的永嘉田魚，或搖頭擺尾，或相互追逐，或爭相搶食，或來個「鯉魚跳龍門」，別具情趣，眞讓人似乎感到杭州西湖的花港觀魚就在眼前。難怪觀賞永嘉田魚，早已成爲楠溪江風景旅遊的一大特色。

在楠溪江景區，當地人視田魚爲吉祥魚，尤其是紅色的田魚。因紅色寓意喜慶，年輕人訂婚時，人們喜歡送一對紅色大田魚，以圖個吉祥。又因永嘉田魚爲鯉魚的一個地方性養殖品種，「鯉」與「利」諧音，寓意吉利，同時民間還有「鯉魚跳龍門」之說，當地有人考上大學，親戚朋友喜歡送一對紅色田魚，以示祝賀。

小時候，吃永嘉田魚，只知道它的美味。現在品味永嘉田魚，還看重它的豐富營養和藥用價值，據介紹，它含有蛋白質、脂肪、礦物質及多種維生素，其味甘性平，有利尿、消腫、通乳的功效。

老照片憶舊

童德昌

文化什錦

杭州照相館的前身是慧光照相館。自喬遷至中山中路後，新老顧客不斷光顧。

該店陸春偉總經理突發奇想：於杭州照相館八十一年華誕並遷館開業之際，向社會公開徵集三十年前該館拍攝之蓋有「慧光」、「東方紅」、「杭州照相館」硬印的歷史性照片。按陸經理的話說，目的在於將杭州照相館打造成爲一家老百姓自己的照相館，承上啓下開拓新途。

在徵集老照片活動期間，應徵照片源源不斷。那些發黃的老照片中，有上世紀四十年代慧光照相館快門攬下的珍貴鏡頭，有近三十年是杭州照相館鏡頭中的瞬間留影。陸經理從百餘幅珍貴攝影中忍痛割愛地遴選了八十一幅舊照，將它們精心修復再印後，配上故事版展於大廳。臨店參觀者無不激賞讚嘆，尤其是那些五六十歲以上的中老年顧客，對眼前展示的他人的年輕照、結婚照、父輩的祝壽照等老相片，觸景生情，不勝感慨。

正當老照片徵集活動結束之際，一位浙大陳老教授匆匆趕來，送上他七十年代末的全家照。說這是在「十年浩劫」後，當「臭老九」抬起頭來重見天日的日子裡，老教授欣然中攜全家大小，熱熱鬧鬧歡歡喜喜踏進杭州照相館留影。

筆者在杭州照相館採訪時，還通過電話中聽到了陳教授夫人的動情的描述，她說自己與杭州照相館眞是有緣，當她十歲時隨父親的部隊南下解放到了杭州。不久，她爸爸媽媽就帶著全家到延齡路（今延安路）上的慧光照相館拍了一張全家福。後來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年代裡，她在奔赴「廣闊天地」前夕，全家又到杭州照相館拍了全家福，留下了她「蹉跎歲月」的印記。照相館成了她悲喜人生的見證，她由衷感謝館相館。

大公春秋回望

鄭曼玲

往事鈎沉

費彝民說自己在台灣有好多朋友，很想去探望一番，談談自己的信念。「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說，「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雅事，原來像仇人一樣，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杯酒釋前嫌，把個人恩怨全忘了。魯迅的詩句正是這種情況最好的刻畫。有些事情，我們中國人幾句話就可以解決，何必去求外國人呢？」

談起廖承志寫給蔣經國的信件，費公抑制不住心頭的興奮，稱讚這封信寫得至情至理，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如果廖公去台灣，我願自告奮勇，報名隨行，把我心裡的話，向台灣摯友傾吐。我願以晚年有限的時光，和台灣同胞在一起，共同爲完成這一偉業，作出貢獻。」

可以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香港《大公報》不僅是一張報紙，更是一個窗口、聯絡站，一個勾連着內地與海外的紐帶。而費彝民也不僅是一位報人，而是沒有官階的代言人，是內地在海外的觸角。「我是個報人，既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國民黨員，文人辦報，只是為救國，大家知道，我是怎麼個人，我覺得我能出一把力。」費公如此表達自己的赤誠之心。

他就這樣一直香港—北京，北京—香港地跑着，直到一九八八年以八十歲高齡告別這個世界。與張季鸞沒能看到抗戰勝利、胡政之沒能看到中國解放一樣，費公也未有機會等到香港回歸，更遑論兩岸統一。這不得不算是這些爲國家民族大業鞠躬盡瘁的仁士們的遺憾。

後記

快將走出時光隧道之際，我猛然想起，今日正值《大公報》創刊一百一十周年，忘記邀請各位先輩親臨慶賀、指點迷津了。正待回頭，卻見遠方有一處燈火絢爛，原來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大公報》全體同仁正在天津民國大飯店聚餐，慶祝發行滿「一萬號」。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王芸生等諸位先輩，與社會賢達、名流紳士觥籌交錯，互爲致意，喜慶融融。

耳邊傳來先輩們的聲音，「我們在辦大公報，但是事實上，大公報不是我們所有，是讀者所有。我們今天出一萬號了，理應謝謝讀者，更應該問問讀者的意見：對大公報怎樣批評？有何希望？我們得着全國讀者如此廣大的後援，從此更鼓起勇氣來，一定朝着讀者大家的理想邁進！」

聽罷，我便更有了往前走的決心和動力。我想，這一席話，已經是先輩們對今人的最好鞭策和期許。

（《跨越時空的對話》之七・全文完）